

[美] 约翰·德西蒙 著
唐萌 邵世娟 译

达·芬奇的椅子

JOHN DESIMONE
THE
DA VINCI
CHAIR

THE TRUTH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美] 约翰·德西蒙 著
唐萌 邵世娟 译

达·芬奇的椅子

JOHN DESIMONE
THE
DA VINCI
CHAIR

TRUTH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芬奇的椅子/(美)德西蒙著;唐萌,邵钦瑜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2

ISBN 7-80187-962-7

I. 达... II. ①德... ②唐... ③邵...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7286 号

LEONARDO'S CHAIR © 2005 by John DeSimone

Cook Communications Ministries, 4050 Lee Vance View,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80918 U. S. A.

This edition of LEONARDO'S CHAIR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 Cook Communications Ministries 授权出版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5-5531

达·芬奇的椅子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50 千字 印张:10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962-7/I·301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子

意大利佛罗伦萨,1542年。

皮耶里诺·达·芬奇站在父亲豪宅的庭院里,紧张地咬着嘴唇。红衣主教坐在旁边的一张石长椅上,朝他望着。

“你是列奥纳多的侄子?”灰须的红衣主教问。

“是的,阁下。”皮耶里诺回答,耷拉着眼睛退到主教身后。这时,他听见父亲的鞋敲打瓷砖的声音由远及近传过来。

主教站起身来,锦缎束腰的外衣在夏日的微风中沙沙作响。他伸手拨弄了一下男孩长长的金发,然后亮出瘦骨嶙峋的食指把他的下巴抬起来,让他的眼睛正好对着自己脖子上闪闪发亮的主教徽章。“你的头发很像他,长得也有点像。”他拿起男孩的左手仔细观察他修长的手指,“我猜你是用这只手作画。”他说。

“还有写字,阁下。”

他放下了男孩的手。“他们说你是另一个列奥纳多。是真的吗?”

“主教阁下,”他父亲插了进来。“他无法用语言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让他的画笔说话。”

“你说的没错,巴托罗米欧。”主教说,看着他的父亲。“我们在罗马已经听到很多传言了。我来就是为了眼见为实。我向你们保证,我很了解列奥纳多的作品。”他摸了摸自己的徽章,似乎在提醒他们是



达·芬奇的椅子

谁派他来的。

“尊敬的阁下，”巴托罗米欧说。“我对我哥哥的作品也很熟悉。”

“很好。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年轻人的作品吧。”主教重又坐了下来。

巴托罗米欧打了一下响指，从他身后大厅的阴暗处，两个仆人抬出一幅用绿布盖着的画。另一个仆人拿出一个简单的木制画架。他们轻轻地把画放在画架上。主教站起来，让仆人们退下。天色已经接近中午，金色的阳光涌进庭院。

光线太完美了，皮耶里诺想。他会见识到我的伟大。

主教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巴托罗米欧。他揭开绿布，露出一个女人的肖像。主教的脸突然变红了，他咬牙切齿地说：“这太无耻了。”

“尊敬的阁下？”巴托罗米欧发出疑问，他向主教走了一步，双手扣在一起。

“这是列奥纳多的作品。我敢肯定。”

“不是的。”

“别对我撒谎，”他生气地说，握紧了拳头。

“尊敬的阁下。这是孩子母亲的肖像。我是佛罗伦萨的公证人。我的信用就是我的生命。是我亲眼看到他画的。”巴托罗米欧对大厅里的一个人做了个手势，一个穿着黄色丝裙的女人走进了阳光里，她的金发梳成两个发辫盘在头上。她端庄地对主教行了个礼。

“托里米主教，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妻子和皮耶里诺的母亲康斯坦茨。”

主教并没有微笑，他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又转头看了看画。



引 子

“达·芬奇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巴托罗米欧说，“而这幅肖像上的人是今天的康斯坦茨。因为，”他对油画挥着手说，“这幅画是几星期前才完成的。”

主教扬起眉毛看着男孩说：“皮耶里诺，请到我身边来。”

男孩大步走到主教身边。主教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这是你画的吗？”

“是的，阁下。我还完成了几个雕塑。目前我正在画一幅新的作品。您想看看吗？”皮耶里诺说。

主教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嘴唇不停颤抖。他用手抱住皮耶里诺的头，先吻了他的左脸，又吻了他的右脸，然后吻了他的额头。“赞美神圣的主，他又赐给了我们一个列奥纳多。这真是个奇迹。”他把徽章和沉重的链条从脖子上取下来，挂在皮耶里诺的脖子上，“教皇要求你到罗马去，我的孩子。他希望能亲自见到你。”

次日，整个家都在忙着为皮耶里诺的行程做准备，巴托罗米欧把儿子带进密室，这里有一件来自列奥纳多的特殊礼物，一把由这位艺术大师亲手制作的椅子。他再次向皮耶里诺讲述了列奥纳多把椅子送给自己的经过，因为他是列奥纳多最钟爱的弟弟。

皮耶里诺从小时候起就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作画、读书或者听父亲讲他著名的叔叔的故事。今天，他用手摩挲着宽大的木扶手上的细木镶嵌图案，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大师的灵魂。他的天赋变成了皮耶里诺的天赋。为什么？他不知道。他父亲只说过列奥纳多把这把椅子给他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天赋流传下来。这样的事只有像列奥纳多一样的天才才能做到。



达·芬奇的椅子

巴托罗米欧把手放在儿子瘦削的肩膀上,看着他的眼睛:“记住我的话。天赋在这把椅子上,不是在你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带着它。”

“但是为什么,父亲?”他问,抚摸着主教徽章。

“列奥纳多一生都在挥霍自己的天赋,直到晚年他才明白他超凡脱俗的天赋是上帝赐予的。所以他告诉我使用椅子的人永远都不能远离椅子。它提醒我们人类的天赋不过是上帝的恩赐。”

皮耶里诺点了点头。这番话他已经听过许多遍了,但他知道父亲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列奥纳多叔叔提到的诅咒是什么?”

“保持谦虚。不要因为成功而飘飘然,这样,诅咒就永远不会来打扰你。”

“我一定牢记,父亲。”

巴托罗米欧把儿子拉近。“永远别远离椅子。”

皮耶里诺的住处有一个小花园,他正站在工作室的窗前俯视着花园里的喷泉。仙女雕像的嘴里吐出汨汨清泉,流经一个圆形的大理石碗,最后流进一个平静的玻璃水池。他把窗推开,让水流悦耳的声音涌进工作室。他的胃里好像装着一大碗坏了的牡蛎,但他今天并没有吃过牡蛎。他刚来罗马时,清新的微风和美妙的韵律能给他带来心灵的安慰,但现在已经没有用了。这两年来,人们总是不断地向他索画;资助人总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出现在他门口,他们的钱袋因为装满了金币而鼓鼓囊囊;总是金子;总是要求把他们的情妇、妻子和儿子画得最好。每个人都想在画中不朽。

他闭上眼睛,用手指按摩了一下额头。胃里的灼疼感变成了心



引子

脏一阵阵的抽疼。他只不过是富人的奴隶。这栋华丽的房子就是他的监狱。一座镀金的监狱，但仍然是监狱。他转过身看了看房间远处的角落，目光经过还没完成的公爵夫人肖像，落到了那把椅子上。父亲曾说永远不要远离这把椅子。他慈祥的微笑又浮现在眼前。

家。这时他最想念的就是自己的家。罗马不是他的家。他迅速做出一个决定，不想再三考虑他突然离去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他还没有完成教皇的任务，这个专横的人和他手下那帮喜欢炫耀的主教们肯定会不高兴。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他都要启程回家，回佛罗伦萨去。而且他不会带走在角落里的那个大家伙。

我，皮耶里诺·达·芬奇，不再需要它了。他想。

第二天早上，在阳光使天空呈现出缤纷的色彩之前，皮耶里诺就独自坐上了舒适的马车向佛罗伦萨驶去。他只随身带了一幅未完成的画，想完工后先给父亲看看，再献给教皇。当天傍晚，马车停在一家旅馆过夜。这栋两层的石屋有着红色的屋顶，正位于比萨城外的路边上。他走进已经转淡的阳光中，看到旅馆后面的山谷里开满了黄色、红色和蓝色的花朵。他觉得精神振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对自己微笑了。

他必须画画。

他昂首走进巨大的餐厅，沿着木餐桌大步走着。餐桌上坐满了正在吃饭的客人。他要寻找适合作画的光线。他在远处屋角的一张长餐桌旁停下，从旁边的窗户可以看到山谷优美的风景。两个留着胡子的男人正捧着白瓷盘子享受美餐。其中一个人正从烤野鸡身上撕下一条腿大嚼。皮耶里诺用手拍了拍桌子，瞪着他们，直到他们起



达·芬奇的椅子

身换到另一张桌子上去。

“伙计，”他叫起来，“把我的画拆开。我要在这儿工作。”

“先生，但其他客人怎么办？”长相粗鲁的伙计问。

皮耶里诺瞪着他，然后对窗户做了个手势：“我需要这里的光线。”

仆人皱了皱眉，来回跑了几趟，把几个用得着的行李箱拿了过来。他搬来的最后一件东西是皮耶里诺未完成的那幅画。画板用白色细布小心地包着。他放好了皮耶里诺的画架，打开没完成的圣母圣婴图。皮耶里诺调好颜料，准备作画。

从窗外射进来的光线是金色的，和他想像中圣母玛莉亚脸上的光一样。他甚至能感觉到傍晚时分淡黄色的阳光照在她长袍的褶皱里那温柔的金色光芒。随着他天才的画笔，他心中所想的渐渐流淌到了画布上。他轻松熟练地工作着，自己对作品的控制能力令他兴奋不已。

明亮的阳光逐渐暗淡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蓝色月光。这拖慢了他的速度。他叫房间另一边的伙计过来。

“伙计，拿盏灯来。”他命令道。

伙计慢吞吞地走过来，把一盏旧油灯放在离画架几英尺的桌子上。皮耶里诺研究了一下灯光的效果。不够亮。

“再拿几盏灯来，不够亮。”

“但其他客人怎么办，大人？”伙计抗议道。

“你看不见我是在为教皇作画吗？”他用斥责的语气说。

伙计叹了口气，把其他三盏灯也拿了过来，其他客人都陷入了



引 子

黑暗。他把这三盏灯放在皮耶里诺的脚边，把刚才那盏灯移到和画架挨着的桌子上。许多客人在黑暗中不满意地抱怨，但皮耶里诺充耳不闻。他们只是无知的白痴，他想。房间渐渐安静下来，他只听见客人上楼回房间时有节奏的脚步声。当他听到伙计把沉重的铁门闩拉上的时候，他知道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地作画了。快到清晨时，他终于完成了，筋疲力尽地跌坐在木长凳上，欣赏自己的杰作。

一点也不比列奥纳多的作品逊色。教皇将看到这幅画，请求我把它挂在美景宫他的私人房间里。我将是在罗马工作过的最伟大的画家。

他又一次对自己笑了。他打算把自己疲惫的双腿缩回来，却不小心碰倒了地上的一盏油灯。玻璃摔碎后，里面的油流到木地板上，迅速燃烧起来。他跳上长凳大声呼救。

火焰吞噬了墙壁，他跳下长凳向另一边跑去，大声叫着伙计。在惊慌失措中，他回头看到刚完成的杰作陷在火焰的包围中，但还没有着火。他在桌子中间来回跑，想抓住这幅画，但火焰挡住了他。他爬上挨着画架的桌子，伸手越过油灯去抓那幅画。抓到了，他把沉重的木画架向自己拖过来。他太心急抢救自己的杰作了，胳膊肘碰翻了眼前的油灯。玻璃在粗糙的木桌上摔得粉碎，油流出来溢满了木桌，但有一些溅在他的外衣上。桌子上的火焰迅速蔓延到他的外衣上，他陷身火海。

他尖叫着，狂暴地跺着脚，一手拿着画架，一手拼命拍打自己的衣服。他还是不愿意放手。火焰迅速烧过他的身体，他的袖子也着火



达·芬奇的椅子

了。他跳到地板上,向楼梯跑去,一遍遍呼喊伙计。火已经把画烧着了,火苗舔着玛丽亚臂弯里的圣婴的脸。我的杰作!

他试着扔下画板,但它已经着火了,烧伤的手被粘在上面无法挣脱,这让他极度痛苦。他跑到门口,一边用着火的画徒劳地拍打着门,一边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哀嚎翻滚。几分钟后,他从闷着的门上滑下来,倒在木地板上,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人越敏感就越痛苦——无法承受的痛苦

——摘自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

第一章

雅各布·斯坦因在文森特·拉邦特位于山顶湖边的住宅外停下了车。他小心地关掉引擎和车灯。两个月来,他一直在监视拉邦特一家的一举一动,为今晚的行动做准备。十五分钟后,他就可以把目标用家具衬垫包好,装在卡车后座上了。每个行动细节都和事先计划好的毫无偏差,这反而让他有点害怕。这个宝贝真正的主人一再向他保证古时候的诅咒已经失效。但就算没有,在把它运回萨伏伊手中时,斯坦因也必须把怀疑埋在心里,专心完成任务。他看了一眼手表,才晚上7点55分。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从座椅上抓起笔记本和电筒,研究了一下汤普森搬家公司的任务单。第一页上写着解除警铃的密码。他把纸折起来,塞进白色亚麻外套的上边一只口袋。他拍了拍胸前口袋里的小工具包,从仪表柜里拿出电击枪。然后他把两个家具衬垫和一块布夹在胳膊下面,打开车门。他知道午夜之前家里不会有人,但以防万一总是没错。

他把自己伪装成搬家工人,因为这个星期以来,一直有工人把画从拉邦特家里搬进搬出。如果有邻居问起来,他可以耸耸肩说自己只负责把椅子搬到画廊里去。但这里是加利福尼亚,邻居们通常不会注意身边发生的事。

斯坦因大步向黑暗中的门廊走去,他没必要慌慌张张的。现在



达·芬奇的椅子

年轻的保罗·拉邦特正在举办画展的开幕式。他母亲也许正在为客人准备鱼子酱和香槟王,保罗在向买家介绍自己的作品,而老拉邦特也许在和评论家以及画廊主人们聊天。

在准备行动的过程中,斯坦因还特意和拉邦特家的女佣约会过。她在不知不觉中向他透露了房间的布局、这家人的日常安排和生活习惯。最大的挑战就是弄到警铃的密码。他发现女佣酒量很小。一天晚上,他劝女佣喝下一瓶昂贵的红酒,并且跟她跳了一晚上舞。女佣在回家的路上睡着了。在把她抱回公寓之前,他从她的钱包里翻出了密码。第二天她醒来后只会记得葡萄酒的香甜和萨尔萨舞的热辣。

他在门口戴上一双小羊皮手套。打开两道锁后,他进入大理石地面的门厅。一盏小红灯不停地闪烁,警铃每隔 45 秒钟就会发出滴答声。他输入密码,灯变绿了,滴答声停下来。

他用手电筒四下照了照。屋子里和他想的一模一样,这里简直是一座小型博物馆,墙上挂满了珍贵的绘画真品。在他为萨伏伊大公工作以前,他一定会把这里洗劫一空。但今晚他惟一的任务是二战期间别人从他老板那里偷走的椅子物归原主。它应该在午夜时分离开洛杉矶国际货运机场,运往米兰。他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他小心翼翼地上楼,在三楼的楼梯间停下了。他用手电筒四下照了照。这个临街的空间被法国古董装饰成了一间雅致的起居室。窗户下面摆着两把衬着黄绸的路易十六时期的扶手椅,中间放着一张与之相配的圆桌。一个同时期的玻璃门书柜靠墙立着。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餐柜紧挨着它。但他要找的椅子不在这里。他如释重负



第一章

地吁了一口气。大公跟他说过许多用过这把椅子的人都悲惨地死了,这让他不寒而栗,他以前从没听过这样的故事。刚开始,他以为这些只是传言,直到他亲眼看见坐过这把椅子的人画出和达·芬奇一样的杰作。这怎么可能?平凡的人是不可能拥有大师的才华的。然后,他想起了用过椅子的人悲惨的死亡方式。大公向斯坦因保证碰一碰椅子是不会召来诅咒的。但谁能肯定呢?他嘲笑自己的恐惧——这不过是把椅子!

他转过身,面对朝向大海的一边。他面前的走廊从右边延伸到左边。他用电筒照了照楼下的大厅,右边有一扇门,他知道那通向走廊尽头的工作室。他正前方是图书室的入口,他听女佣说那把椅子大多数时候都在图书室里。他走进黑暗的房间,打开灯来。

这个房间是长方形的,侧面的两道墙从头到脚被桃花心木书架占据,对面墙上有一扇结实的窗户,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拱顶上。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只在对面的地板上铺了两块厚厚的东方地毯。那把椅子就在窗户下放着,和他面对面,就像正在等待君主的王座。左边是一张法国式大写字台,上面放着一盏灯。

斯坦因想像着拉邦特每天花多少个小时坐在这张大师手工雕刻的杰作上。他傻笑了一下,希望能看见拉邦特回来后震惊的表情。如果椅子从他们家失踪,诅咒会降临在拉邦特一家身上吗?大公曾肯定地说不会。斯坦因不知道究竟会怎样,而且也不关心。他答应帮大公找回椅子的惟一原因是,萨伏伊大公在自己家族的古堡里奇迹般地发现了一幅达·芬奇的作品,并答应把卖画的所得分给他一半。就即将获得的收入来看,他的冒险是太值得了。



达·芬奇的椅子

他穿过房间,仔细研究这把椅子。他见过二战之前拍的几张照片,也见过 60 年代晚期在马德里大学图书馆发现的惟一张达·芬奇手绘的椅子草图的复印件。但在亲眼见到这把椅子时,他还是为它的巧夺天工而感到震惊。

它由高级胡桃木制成,靠背是直的,与椅面呈 90 度角,像罗马帝国的王座,这是达·芬奇时代流行的式样。他想抚摸高高的椅背,上面覆盖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最擅长的细木镶嵌图案,但因为够不着,只能遗憾地看着。宽大的长方形椅背上镶嵌着象牙和玳瑁壳,拼成了这位大师最著名的四幅杰作的微缩图。《最后的晚餐》在右上角,《蒙娜丽莎》在左上角,《岩间圣母》在右下角,《圣母和圣婴》在左下角。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大理石镶嵌图案,大师把自己的形象蚀刻在了上面,如果不仔细看,这精致的浅浮雕几乎无法辨认。两个扶手上都雕刻着阿拉伯式花纹,尽头是两个狮头雕像。

斯坦因把手举在扶手上方,然后用食指轻触了一下,没有任何反应。他慢慢地用手掌抚摸扶手。椅子上的每寸地方都有复杂的图案,大师的设计真是无与伦比。

在椅子上享受片刻宁静会怎么样呢?绘画曾是他儿时的梦,但他不久就意识到他在偷画方面比绘画更有天赋。他转过身准备坐在椅子上,却又犹豫了。要是椅子的力量突然抓住他怎么办?要是他被吸引完不成任务怎么办?今晚必须把椅子送走。但他心中感到一种召唤,就像父亲在呼唤失去已久的儿子。坐一坐有什么关系?他终于坐上了光滑的椅子,轻轻把手放在扶手的狮头上,摸上去冷冰冰的。他的思想突然变得纯净而透明,然后似乎有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胸



第一章

膛。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站在了地上。

他不敢再碰椅子光滑的表面，深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一定要把椅子送回萨伏伊手里。他会帮萨伏伊把画卖掉，但绝不再坐在这把椅子上。

他用家具衬垫把椅子包上，然后用布把它绑起来。当他抓住扶手搬起椅子时，看到一块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微光。是写字台上的灯，看上去很眼熟。他把椅子放下，走到写字台旁边。这盏灯大概两英尺高，完美精致的手工吹制的玻璃球装在黄铜底座上。斯坦因弯下腰仔细研究玻璃球两边的皇家图章。他看不清图章上到底是梅第奇还是斯佛萨，但这盏精美的灯很有可能来自埃斯塔家族，非常珍贵。它显然是和椅子一样来自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如果这是真品，会值一大笔钱。

他用两只手托起沉重的黄铜底座，仔细检查这盏灯。大玻璃球本来是用来装灯油的，后来被改成了电灯。从他脚边电线的磨损程度看，这次改造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小心地把灯反过来，试着找到制造者的签名，但失望了。底座非常光滑，上面什么都没有。不同行业的工匠会把名字签在不同的地方，但斯坦因只有时间粗略看一下。他责怪自己又分了神。

他用双手抱着灯把它反过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重心。当他轻轻地把灯放在写字台上时，右脚用力稍大，绊到了厚地毯下已经老化的电线，几乎把插头从插座里拔了出来。插头冒出蓝色的电弧，他吓坏了。他小心地往后退，发现电线已经裂开，其中一根线几乎断了。他轻轻骂了一句，蹲下身查看插头，但又一道电光从插座里冒出



达·芬奇的椅子

来,仿佛要择人而噬。他很不愿意这样把灯留下。

斯坦因把沉重的椅子搬起来,突然听见楼下的门响。虽在夏天,他也感到浑身冰凉。声音不可能是拉邦特一家发出的。

刚过八点,玛塞勒·拉邦特的绿色福特探索者就猛地停在了她的车库里。她从小湖的后街一路加速开回来,肯定是开车到家用时的新纪录。像个疯女人一样开车并不是她的恶习,但用飚车来撒气总比把气出在丈夫身上强。

她进屋后把钱包往花岗岩厨柜上一扔。她不想提前离开保罗的画展,但她在所有的客人面前和文森特激烈地辩论,几乎要吵起来了。一闪一闪的灯光让她眼前发花,这预示着她的偏头疼要发作了。她的头右侧已在一阵阵抽疼,不久就会变得难以忍受。她必须吃点药躺下来。玛塞勒在壁橱里找到了布他比妥,用一整杯水吃下了两粒药。不久头疼就会变成模糊的记忆,她会一觉睡到大天亮。

想到她不能和儿子分享成功的时刻,她不禁皱了皱眉。保罗将学会自己应付这些艺术评论家,即使这像把他扔进狼群里一样。他越早领略到这些人的尖酸刻薄,对他就越是一件好事。她担心在这个重要的夜晚,这些人的评论已经伤害了他。她并没有在大家面前发火,但她真的不能忍受文森特那些粗鲁的评论。

文森特居然说她的水彩画是为吉普赛人和街头小贩创作的,她会后悔的。

她踢掉高跟鞋,把它们抓在手里,然后爬上宽宽的楼梯,向主卧室走去,准备倒头就睡。在第二层的楼梯间,一只鞋掉了。她弯腰捡